

事故

◆ 孙道荣

胡三开着车,像只无头苍蝇一样乱转,他在找一个地方。

经常去的那个铁桩,矮了点,撞上去的痕迹会不一致,保险公司的定损员能轻易看出破绽;经常去的那根倾斜的电线杆,高度够了,但弧度不一样,胡三试了试,也不行。胡三心里直骂娘,这个车主,真不知道是怎么开的车,能在引擎盖上撞个坑,想找一个这样的地方,撞出个没破绽的单车事故,还真有点难。进修理厂这么多年,胡三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棘手的情况。

天黑透了,还淅淅沥沥下起了毛毛雨,这种雨最可恶了,比雾气还朦胧。胡三想,索性找辆车,迎头撞上去,这样,引擎盖上的坑就显得自然了,还可以乘机对车进行一次大修,车主满意,自己也可以从中捞更多好处。只是必须得是同等责任,这样保险公司那头好办些。

主意既定,胡三就不再四处寻找可以撞的柱子了,而是盯住了路上过往的汽车,伺机冲上去,制造一起事故。此前,胡三大多选择单车事故,这样不会有第三方介入,避免扯皮。对车主来说,只要不花钱能将车修好,才不管你以什么手段,反正钱由保险公司赔。就像上次,有个车主来修车,半个车身被人用利器划伤了,做做油漆,得干把块钱,因为是人人为损伤,保险公司拒不赔偿。老板跟车主悄悄说,车交给我们,我们帮你制造个单方事故,这样,修车的

钱就由保险公司付,你个人不需要承担一分一文。车主喜滋滋地答应了。胡三开着那辆车,找到路边那个铁柱,贴着柱子开了过去,将半边车擦了个大花脸,原来被人为划伤的部分,一点也看不出来了,保险公司的定损员,一点也没怀疑。那次,保险公司赔了5000多元,这钱全落进了老板的口袋,老板给了胡三500元的奖励。胡三对老板佩服得五体投地,在修理行业这么艰难的时刻,他们修理厂一直生意兴隆,全靠老板的聪明才智。

前面出现了一辆车,忽快忽慢,迟迟疑疑,晃晃悠悠。胡三心中一阵窃喜,这样的驾驶员,不是新手,就是没睡好觉,或刚喝过酒吃过药,正是制造事故的最佳人选。胡三将车开上路,打开大灯,直射对方。对方好像生气了,也拧开大灯,被雨打湿的路面,在两辆车的大灯照耀下,变得白花花一片。两车越开越近。路面本就不宽,胡三故意将车开得摇晃不定,给对方造成错觉和惊恐。这一招果然有用,对方的方向似乎变得更凌乱了,一会往边上避让,一会又仿佛方向打过了头,车身窜到路中央。就这样,风雨中,只听一声脆响,两辆车最终不偏不倚,迎头撞在一起。

还好,虽然引擎盖都被撞得不成样了,但安全气囊还没打开,看来撞得恰到好处。

胡三点了根烟。掏出手机,打了报警电话,又找出车主保险公司的

电话报案。然后,才慢悠悠地走下车。碰到这种情况,一般驾驶员会吓呆了。胡三得让对方明白,自己是老手,在气势上先给他个下马威,免得他纠缠不清。

对方的车门也打开了,胡三只一手挡在额头遮雨,另一只手直指对方:“你会不会开车啊?”“你瞎了眼,怎么开的车?”对方一边下车,一边破口大骂。胡三怔住了,声音怎么这么耳熟?定睛细看,竟然是老板。老板也认出了胡三。两人面面相觑。胡三囁囁地说:“我正在给这辆车找个事故呢。”老板一拳捶向胡三的肩膀:“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?宾利,好几百万元呢,你撞得起吗?我正在一路上想找个豪车撞一下,这样双方的保险费才够赔,没想到撞上的竟是这辆破车,这辆车的保险费根本就不够赔,恐怕连车都得搭进去。”

胡三吓傻了,他知道这回祸闯大了。两个人赶紧商量对策。不一会儿,警车闪着警灯开过来了,双方保险公司的事故勘查车,也随后赶到。警察和保险公司的定损员,都发现了若干疑点。胡三和老板,都被请进了警局。

最终的事故认定和处理是这样的,双方为了骗保而互撞,两辆车的损失由双方负责,保险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因为牵涉到骗保,两个人连同老板的修理厂,全部交由警方调查处理。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9英寸电视机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正借调在少年报社工作,单位里突然掀起一股电视机风。从无到有,兴奋。先是小毛和小陆,各买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屏幕比连环画大不了多少,常在那里谈论机器的性能,羡慕得我牙痒痒。不多久,有人推销一种彩色的塑料片,分红黄绿三种颜色,据说装在黑白屏幕前,可产生彩电效果。于是凡持有9英寸电视机的同事都纷纷购买,我看得眼馋,也买了一块,并说:“我如今还没电视机,将来会有的,先买块塑料片冲冲喜。”同事们哄堂大笑。

又过不多久,我们里弄里由街道分配到一部16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每当日落西山,里弄干部就到我家的后门,放映给居民们观看。电源是借用我家的,为此每晚看电视时,我的母亲和女儿曼曼享有坐在最前排的特权。吃好晚饭,祖孙二人便坐到预先摆好的椅子上,曼曼的同学们,只有比较好的,才被允许坐在她的旁边。寒冷的冬天,祖孙二人穿得严严实实的,脸冻得红红的,要从头看到结束哩。

韩伍 图/文

两只碗

◆ 杨康

候会因为失去母亲而伤心,但更多时候我们选择忘记。

过年回家,父亲把两只新碗摆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。我们一进门,就能看见。那两只碗,是红色的,木头的。它们的存在,让旁边其他碗,黯然失色。家里用的都是很久以前陶瓷的碗,好些年都没添置厨具。这次独多出两只碗,我觉得很好奇,就问父亲。

父亲说,家里的碗用旧了,有的碗边缘还缺一块。父亲是觉得我和哥哥在大城市念书,怕回家看到那些碗用不习惯,所以就买了两只新碗。说起两只碗,父亲有点激动。他说这是他去县城一家超市买的。父亲从没去过超市,他是和一个在县城读书的邻居家的孩子去的。

吃饭时,父亲刻意用两只新碗给我和哥哥盛米饭,他自己却仍用旧碗。哥哥责备父亲太小器,要买就买三只嘛。父亲乐而不答。我在心里暗自揣测,肯定是父亲舍不得钱。

过了几天,我去县城买火车票,顺便去了超市。找了很久才找到卖那种碗的超市。离开几年了,县城变化很大。我在想,当初父亲来这里肯定是憋红了脸,问了好几个服务员,才找到的。我买了一只碗,匆匆赶回去。

父亲正好把晚饭做好,我将那只新碗清洗以后拿去盛饭。父亲来到桌边看见多出出来的一只碗,很诧异。我说,干脆把那些旧碗都扔了,换成新的吧。父亲说,那可不行。我又在内心埋怨父亲的小器,一只碗不就十来元嘛。

饭吃到中途,父亲说一年到头了,我们父子三人难得聚在一起,今天喝点酒吧。我和哥哥,第一次享受父亲这般待遇。以前每次去学校,父亲总是叮嘱别抽烟喝酒。很显然,在父亲眼里,我和哥哥都已是真正的男子汉了。

父亲倒好三杯酒,迟疑片刻。他喊我再拿个杯子,他说给你娘也倒上吧。我先是一愣,随即照做。母亲去世这么多年了,我们这个家在父亲的照料下依然井井有条。很多时

父亲又喊我给母亲也拿一副碗筷,摆在桌子上方。先前我给父亲用新买的碗盛饭,父亲没有要,他还是用旧碗。我就拿那只新碗给母亲盛饭,却被父亲制止了。父亲说,你去洗一只旧碗吧。我有些不解。

几杯酒下肚,父亲微醺,话匣子一打开,就有些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。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,终于说出了碗的秘密。父亲说,家里那仅有的几只旧碗是母亲的陪嫁。母亲出嫁那天,娘家就给了几只碗。那时,父母双方家境都不好,连喜酒都没办,直接领了结婚证,母亲嫁给了父亲。父亲越说越激动,他泪花闪闪地说,你娘命苦,活着的时候没享几天福。

本来过年团聚,一家三口高高兴兴的。父亲这么一说,我和哥哥都有些伤感。我们赶紧劝父亲说,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父亲转瞬即笑,他抹着眼泪说,是呀,你们两个孩子没给你娘丢人,总算争了口气。大家都破涕为笑。

小时候,父亲总是给我和哥哥买小一点的碗。他说人小,碗大了,端不稳。没想到现在,父亲还像以前那样。其实在父亲眼中,我们永远是孩子。第二天,我和哥哥都将新碗洗干净放回原处。吃饭时,主动拿起旧碗。再吃碗里的饭时,觉得更香了。父亲有些纳闷儿,我们不约而同地说,还是习惯用旧碗。新碗在桌上依然很引人注目。父亲笑了笑。我却从父亲嘴角的笑意中,揣测到了他的心思。

那新碗,不正如我和哥哥吗?在父亲眼中,我和哥哥是优秀的。我们兄弟俩是这个村子里唯一两个大学生。也许父亲给我们买两只新碗,还有另外的含义呢。我觉得这回我没猜错。

(“青春励志故事”征文优秀故事选登)



【思妻】

丈夫:“亲爱的,你这次出差,我想你都快要疯了。”

妻子:“瞧你,我才走了四天。”

丈夫:“可整整四天我都没找到放钱抽屜的钥匙。”

【竹竿】

男人:“为什么每次你骂我废物时,楼下的太太总会拿竹竿戳天花板?”

妻子:“她的意思是:顶楼上的。”

【唱歌】

领导:“小王,你觉得我唱得怎么样?”

小王:“您刚才唱了一首本来很好听的歌。”



真不凉

◆ 李娟

丽丽说她老公波别的都好,就爱“娇气”,喝点冷水就喊肚疼,天刚转凉就忙不迭厚衣加身,入秋不久,厚被子就盖上了!对此丽丽很不满,嫌他不够man。还常在波面前以羡慕的口吻,说单位的男士谁谁多壮实。在丽丽的唠叨声中,波决定洗心革面,说身体还真不能惯,小时候自己也曾是三冬吃冰棍的主儿。

说变就变。休息日早饭吃罢,丽丽要回娘家,波开摩托车送,让他在短袖T恤上加件外套,他咬牙不肯,声音必得大风大浪才能锻炼人。一路经郊区、穿树林、过水库,来到丽丽娘家。老人笑嘻嘻地接过大包小包,然后站定,上下打量着波:“这孩子脸咋黑了?”“黑黑的才是一条汉!”波赔上笑。“嘴唇咋青的?”“女的嘴唇红是美,男的嘴唇青那叫酷嘛。”波继续咧嘴。“你是冻的吧?快上屋拿件衣服披上!”老母亲赶紧进屋拿衣服。“妈,我不凉!壮了!”“那你哆嗦什么?”“冻的!”波冲口而出。



没事走两步

◆ 崔立

人过三十,李向阳觉得身体没以前好了。体检结论是:建议每天饭后散步半小时。晚饭后,李向阳从家出发。

天已完全黑透,昏暗灯光下,李向阳看到路边绿化带一个亭子的暗影里,有一对男女抱在一起,有点眼熟。他想看到底是谁?刚走近那个绿化带,就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,他忍不住“哎呀”了一下。这下,那对男女回头看到了他。李向阳傻眼了:“局长,是您啊……”局长身边的年轻女人,是财务室新来的大学生刘梅。李向阳想解释,但怎么解释?局长倒一脸轻松:“小李,晚上有活动啊?”李向阳忙摇头:“我就是出来散散步。”局长没再说话,和刘梅一前一后地走了。

第二天,李向阳在局里碰到局长,风平浪静,昨晚的事儿,像没发生过一般。晚饭后,李向阳决定往西散步。西边有条河,李向阳到了河边,不由停下脚步。河的另一边,坐了两个人。两人一抬头,李向阳再次傻眼,又是局长和刘梅。局长也认出了李向阳,看上去有些恼了,狠狠地瞪了他一眼,带着刘梅走了。

第三天,好运来了。在全局职工大会上,局长认真地表扬了李向阳一通。李向

阳不明白这是怎么了,但一想,局长不会以为自己是刻意跟踪他吧?

那几天,说巧也巧,隔壁科室的一个科长外调,空出一个岗位,李向阳竟坐上了那个位子。据说是局长力排众议保荐他当上的。李向阳知道,一定是局长想用此来堵自己的嘴。可李向阳再在局里碰到局长,局长表现得都很冷漠。

一天,李向阳上网时,无意中看到一个段子,有点开窍了。

接下来几天,李向阳吃完晚饭就匆匆去散步,他还找了个小姐随行。李向阳就想让局长碰到,让他也知道,自己外面也有女人……可连着几天都没碰到局长,和他一起散步的小姐走得脚都酸了:“你不是说有毛病啊,找我陪你散步啊……”猛地,李向阳抱住了小姐,不远处,局长正朝这边走来。局长朝他微微一笑,走远了。

李向阳的眼前,突然多了一个人,竟是老婆。那一刻,李向阳还紧抱着小姐。李向阳突然想哭。

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